

●“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专辑

一扇通向更加广阔天地的门

——参加跨文化对话国际研讨会随笔

陈江睿

这次跨文化交流会议中,有三个词语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协力、尽责、多元”。仿佛已等待多时,我一下子被它们吸引,接纳了它们,并开始进行关于它们的思考,于是有了以下一些个人理解:

“协力、尽责、多元”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人类整体,我们需要了解并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需要建立并尊重一种协力、尽责、多元的关系。二是作为社会单元的个人,需要在前一个承认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自己与其他个人的协力、尽责、多元的关系。这三个理念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需要面对一些基础问题,下面是我所想到的。

作为人类整体——“尽责”:需要知道“我们是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地球和宇宙的关系如何?又应该如何?”这便是应该向谁尽责,如何尽这个责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分的大,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答案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演进着。“协力”:我们只能与自然界共存,我们必须与自然界和谐地共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圈与生物圈是个协力共存的关系。“多元”: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尊重生物圈的多样性、尊重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三个尊重是一个整体,在这些多样性中只承

认某几个否认另几个是不行的,可能会引起困惑和矛盾冲突。

作为个人——“尽责”:需要知道“我是谁?我与自然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如何?又应该如何?”这同样是个向谁尽责,如何来尽责的问题。对于个人这个问题同样根本,对它的解读或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协力”: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个人只能承认和接受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同时人难以孤立地在世界上存活,这就需要在内心建立平衡的基础上,与他人平等协作,以平和的心态去化解可能的矛盾。“多元”:这涉及到个人世界观的问题,一个认为世界只有唯一的绝对的静止的真理的人,尤其是一个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真理的人,是难以尊重、承认、甚至容忍他人与己不同,可能会偏执地反对多元化。

这些理解引发了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以上这些理念都很具亲和力,我很容易接受并可尝试付诸实施。可是为什么这些理念和问题从未被一直以来教育我的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的自然延伸,就是下面这个我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我曾经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高中时,我开始有了一个隐约的想法:“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可以回到从前,用现在的思想和阅历来教育小时候的我,我会怎么培养他?”上了大学,受了挫折,经历了从肉体到心灵的一些磨难,这个想法变得更加真切,仿佛成为一种呼唤——那个嗷嗷待哺的小东西,那个对世界充满善意与好奇的小家伙,向现在这颗疲惫而困惑的心发出召唤——“复归于赤子”!这个遥远而清晰的呼唤使我不断回顾我所受过的教育,反思它的合理性。思索至今,我遗憾地得出结论:我所受过的教育,从模式到内容,需要经历一次彻底的刷新,尤其是文科方面的教育。

· 文革后出生的我,小学时是被培养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初中是“社会主义四有新人”、高中是“四化的建设者”、大学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可从来没有告诉我怎样成为一个有完善独立人格、有分析批判思想的快乐的人。这个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呢?来看我用过的教材吧:理科的教材走的是在从古至今纷繁复杂的道路上按部就班地缓慢匍匐的路,以至于大部分理工科学生本科毕业后的数学水平还停留在18世纪,除了一些简单的工具性使用,对数学的深刻、和谐与美的本质所知甚少,对进一步学习现代数学唯恐避之不及,遑论提出什么创见!文科教材则更是冰冷、教条,脱离实际,缺乏新意。再看教育形式呢?我上学的第一课就是“听话”和“不许骄傲”,从坐的姿势到说话方式都被当时看来无比权威的教师们规定着。我幼小的心直面那不由自主的枯燥内容和无法回避的层层考试。经历了十年这样的教育,从战栗到麻木到正反不分甚至开始享受——我一度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一次次的考试中胜出,成就感之源就是以高分来做视那些“弱者”。然而一个体制的叛逆者往往正是在这个体制中暂时显得成功的人,因为环境一换,他就是原有惯性最大、最难以适应的人,他在经历痛苦后更容易开始批判原有体制。这正是我进入大学后走过的心路。

于是我得出结论: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教我思考的教育,更不是教我创造的教育。如果可能,我宁愿抹掉这将近二十年的“教育”,从头开始教育我自己,因为在我看来,不让人真心热爱学习的教育,不使人充满创造冲动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不应该再重走我的老路。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恐怕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开始,中国就缺乏广开民智和“爱智慧”的传统。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从“野无遗贤”到“中体西用”,无论对物、对人、对学问、对信仰,往往以“用”划线,有用则来之,无用则远之,甚至本可

有用而不肯为我所用者,则欲除之而后快;仿佛从未认可过智慧与学问本身就是美好的,即使它们近看也许没用,长远看来却可以有最大的“用”;更仿佛从未意识到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对人有用”而存在。于是中国从未有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只有历朝历代断续产生的昙花一现式的实用技术;于是中国长久地缺少思想创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胜景不再。对一种学问的研习,不是出于兴趣和喜爱,而是首先问有什么用,以“利”字当头的态度来进行,放在古时,就是皓首穷经以图出人头地;放在当世,就是“为了高考而学习”,“为了生计而研究”,其结果就是现行基础教育的痛苦与乏味,科技研发的落后与浪费。更有甚者,“为文凭而学习”加上“学而优则仕”,顺理成章地带来了滥发学位、文凭造假等一系列异化,走向自己的反面。推此及彼,如果以“用”为目的和衡量标准来制定教育方针,必然首先追求批量制造体制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具有革新思想的自由人,因为他们可能正是潜在的叛逆——这就是我所找到的答案。

我渴望改变,渴望进行自我教育,那么这种对自己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的自我教育的目的正是:“复归赤子之心”——把心中几近熄灭的善意与好奇重新点燃,认真考虑将追求智慧与真理作为我的现实信仰,为把我培养成有合理知识结构、深切人文关怀、清晰人生追求和独立分析头脑的自由乐观的思考者而自觉行动。我怎样来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从问题到新的问题”,这正是这次跨文化国际研讨会给我的重要启示。我不会再以回答别人已设好标准答案的问题为乐,不会再满足于别人甚至自己提出的所谓“定论”,不再惧怕提出那些先行者们嘲笑的看似无知的问题,不再回避那些一时无法给出答案的疑难,因为它们正是学问前进的原动力。

从内容来说,我不再打算循规蹈矩地局限于体制内的原有教育内容,而要去广泛涉猎各个学科门类,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

础学科、材料信息环境航天等应用学科,到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宏观社会科学,尽量拓宽自己的视野,对每个大的学科领域都不能一无所知;同时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实践,如经济活动、社会活动、艺术活动和体育活动等,锻炼实际工作能力,丰富自己的阅历。在此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才能发展的方向,坚持投入地做下去。

从方式上来说,就是始终维护内心的创造意愿,从无意识被动接受知识到有意识地独立发现已有知识,然后到积极尝试创造新的知识。我觉得基础教育的过程,不应该只是简单灌输前人已有的知识,而应该沿着科学在历史上的发展脚步,逐步创造一系列合适的知识背景,虚拟出前人做出创见时的环境,尽量引导受教育者独立发现前人发现过的联系和规律,核心目的就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向有计划的创新训练,当受教育者有朝一日终于走到了某个学科领域的前沿时,他已经习惯以批判性的眼光和创造性的思维来工作。这样才会更加容易出成果,并从这个过程中享受发自内心的快乐。

如果我今后投身学术,我想做什么样的研究呢?我以为,知识结构就是力量,所以我要尝试去打破各种学术壁垒,跨越古今、中外、文理的界限,不把眼光只局限于自己从事的狭窄一隅,而要向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拓展理性的疆域。结合我业已扩充的社会科学视野和自我教育的观点来分析我学过的基础教育中的一些文科教材,透过纸面我看到了许多以前不曾看出的内容: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进展和突破,多数并非出自于御用文人,而是来自热爱真理、精神独立的民间学者们。然而向来是成王败寇、胜者书史,所以记载流传的官方历史总是充满了当时现实政治的气息,于是文科的经典与教材就很少独立于政治权力与世俗利益而存在过。举例来说,从历史教育中我没能学会怎样正确地分析历史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观,而是接受了一套经过特殊筛选的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被随意解释的堆砌的史料,回首当时的我,几乎可以说对史学一无所知。

我以为哲学教育是最根本的教育,因为它反映人对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可是我对所受哲学教育的感受,却是“套话、假话、大话、空话”连篇。现在看来,那些哲学教材中的多数观点其实是对的,但经常是把同样的意思用各种形式重复许多次,成了套话,“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使我不能不对套话产生警惕。当然,情况总比我想像的复杂,例如判断一个结论的真伪,取决于我的视野有多大,了解的范围有多宽,我只能尝试判断相应视野和范围中结论的真伪。真假之辨也难有绝对的定论:现在不存在的,也许过去曾经存在,也许将来会存在。人类视野里不存在的事物也许在非人生物或者非生物的环境里真实地存在着,轻率地判断一个东西“假”是不理智的,有时是危险的。个人视野里的“假”,也许正是他人视野里的“真”。文化之间的难以沟通正来源于各自视野和环境的不同,而互不理解甚至相互敌视却是“协力”与“多元”的大敌。

这些想法是我上大学后逐渐产生的,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哲学。我曾经被哲学教育的形式弄得很反感,它与我的生活经验不符,没有及时准确地反映科学的新发展,和我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相矛盾,缺乏从我的意识积累到书本结论的令人信服的推导,这些都是我反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所读的书不是当时我自己在生活里真正感到需要的书,而是根据他人意志需要我读的书;不是试图贴近从而提高我的思辨水平的书,而是高高在上的、冰冷说教的书。想到这些,我不能不产生至少为我自己的下一代重构一套建立在新理念上的基础教育的愿望,以我个人的微薄力量,我也许无法将这些理念形成完整严密的教材体系,可是我希望下一代或许可以因此而少走些我走过的弯路。

学问本身就是美的、有价值的,科学不是光为了任何世俗目的

而存在,它就像我们这个宇宙一样自由自为地长久存在着,为全人类扩展科学边界的人,他们在科学中永生。我能做的,就是虔诚地靠近科学,间或分享一下它的美丽,管窥一点它的秘密。这次跨文化对话国际会议,促使我下决心开始把我自己的设想付诸行动,而不是让它们始终停留在头脑和言语中,因为时不我待。现在的我,正在铺展一个更加广泛的知识基础,尝试把目光延伸向各个科学领域的前沿,并且尽可能地寻求支持与合作来丰富自己的学识、实践自由开放的学术形式。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充满新意的会议,一扇通向更加广阔天地的门。

写下这些文字,以为自勉。

“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

国际研讨会主题之四

面对世界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农业生产体系

从农民农业、粮食安全面临世界一体化(WTO)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出发,并将这一思考扩大到其他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同时注意侧重生产体系的演变和中国加入 WTO 这两个方面的思考。